

海鸥

〔苏〕尤·兹巴纳茨基著

陈书汉译

重庆出版社

海 鸥

〔苏〕尤·兹巴纳茨基著

陈 书 汉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一 九 四 年 · 重 庆

ЮРИЙ
ЗБАНАЦКИЙ
МОРСКАЯ ЧАЙКА

根据 «ИЗБРАННЫЕ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МОСКВА, 1962) 转译

海 鸥

[苏] 尤 兹巴纳茨基著
陈 书 汉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南 充 日 报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625 插页2 字数142千
1984年8月第一版 1984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4,700

书号: R10114·107 定价: 0.55元

译 者 的 话

尤里·奥利费罗维奇·兹巴纳茨基是苏联当代知名的乌克兰作家之一，任苏联作协理事会理事、乌克兰作协理事会书记处书记和全苏工会理事会委员等职。

尤里·兹巴纳茨基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于巴尔苏科沃村（今属切尔尼戈夫州奥斯捷尔斯克区）。作者一九三七年毕业于苏联涅仁师范学院，一九三九年入党。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尤·兹巴纳茨基曾当过游击队长，后来又当过为纪念肖尔斯而命名的游击兵团的司令。由于在同法西斯作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英勇果敢精神，作家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尤·兹巴纳茨基从一九四四年起开始发表作品。他最初的一批中、短篇小说就是以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生活为题材的。他写的儿童中篇小说《索科琳森林的秘密》（1948）、《森林一美女》（1955）中的许多主人公都是作家在游击队时同一战壕的战友，因此显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他的作品比较引人注目的还有中篇小说：《在善良人中》（1955）、《祝贺我吧，朋友们！》（1956）、《库里洛夫群岛》（1963），及长篇小说《收割以前》（1955，取材于集体农庄生活）、《悦耳的钟声》（1958，获1958年奥斯特洛夫斯基奖金）、《谢斯佩利》（1961，描写一位杰出

的楚瓦什革命作家)、《激浪》(1967,获1970年乌克兰谢甫琴柯国家奖金)等。尤·兹巴纳茨基的作品被译成苏联国内外的多种文字出版。作家曾荣获一枚列宁勋章、三枚其它勋章和许多奖章。

尤·兹巴纳茨基于一九五九年发表的儿童中篇小说《海鸥》，是一部具有浓郁的儿童生活气息的作品，一九六〇年被译成俄文在莫斯科出版，一九六二年又被收入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国家儿童读物出版社出版的《少先队员丛书·中短篇小说选》中。作者在这部作品中采用明快流畅的笔触、清新朴实的语言，生动地描述了一个白俄罗斯的六年级学生丹尼亚随妈妈到海滨渔区外祖父家过暑假的一段生活。作品以顽童“鲁滨逊”用弹弓子打落一只海鸥，被丹尼亚救走这一事件为线索，展开了一系列的故事情节，精心塑造了几个少年的生动形象，深刻揭示了家长应当如何正确教育、培养和引导孩子的主题，颇有现实意义。

作品刻画的阿西克、桑娜这两个少年形象挺发人深思。阿西克本来是被母亲带到海滨来度暑假的，但他母亲却不许他“越雷池一步”，“一分钟也不让他离开身边”，“他在海滨呆了不少日子，却未能认认真真地看过大海。他白天躺在折叠床上，只有傍晚才能在妈妈的陪伴下去海边走走”。而桑娜呢，却是另一种典型。她是个惊险小说迷，鼻梁儿上架着一副角制大眼镜，成天看小说，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家务事她从不沾手，“那怕她周围的垃圾堆齐膝盖，她却连扫把也不摸一下。盘子也不洗。别的女孩子都会针线活儿了，她却连针也不会拿。”她的母亲竟赞助女儿这种作法，公开声称：“我可不愿意让我的孩子还在上学的时候就

去干活儿。我的桑卡就是在家我我也不让干活儿。让她学习吧。”这种把孩子当作囚徒来管束，当作小猪来饲养，使他们脱离劳动、脱离群众，把他们培养成与世隔绝的白面书生的现象，反映了某些家长头脑中的世俗观念。难怪丹尼亚的外祖父科济玛·伊万诺维奇哀叹道：“唉，如今年轻人可不喜欢大海啦。上哪儿去都成，就是不愿意捕鱼。”聊聊数语道出了苏联老一辈对下一代将来成为什么人、能不能接好老一辈的班的担心。与此相对照的是，作品通过塑造丹尼亚这个少年形象，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丹尼亚热爱劳动，厌恶游手好闲，对生活有火一样的热情。他要么去钓鱼、喂海鸥，要么去帮助科西卡搞“科学实验”……特别是当他和渔人们一道出海去捕鱼，亲身感受到平凡劳动的价值和乐趣，并经历了一场海上风暴之后，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似乎变成大人了”。在将来干什么的问题上，丹尼亚在很小的时候，和同年龄的许多孩子一样，不可避免地有过种种幻想。他幻想过长大以后当个牧马人，又幻想过日后当个司机，还幻想过当个坦克手、飞行员、乃至电影放映师；只是在经受了大海的洗礼以后，他才“永远、终身爱上了大海，衷心地爱，一心一意地爱”。他暗自下决心，要成为他老爹那样的渔人。丹尼亚对未来干什么的幻想的变化，显示出象他这样年龄的少年正处于心理、生理、思想、性格等各方面剧烈变化发展的阶段，可塑性强，“染之苍则苍，染之黄则黄”，因此，如何用文学告诉孩子怎样做人，引导他们寻找正确而健康的人生道路，则是十分重要的。译者认为，作家尤·兹巴纳茨基在《海鸥》这部作品中，通过塑造丹尼亚这个少年的形象，是回答了这个问题的，丹尼亚将来

可能具体干什么，这当然难说，但有一点想必是肯定的：他一准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总之，《海鸥》这部作品富有生活气息，充满儿童情趣，感染力强。译介这本书，倘能对我国孩子们的成长、对孩子们的家长、老师和儿童工作者有所补益，译者就感到万分欣慰了。

此外，为了更便于我国少年读者阅读，在出版的时候，作了某些删节，特此说明。

译 者

一九八二年十月于四川外语学院

目 次

1. 还是个海员呢!	1
2. 没错儿, 这就是大海!	4
3. 相识	8
4. 海鸥	16
5. 我的老爷	21
6. 海鸥应当喂养	27
7. 科西卡的家当	36
8. 异想天开的小姑娘	42
9. 敖德萨人若尔卡	46
10. 老爷的激励	52
11. 宗教裁判者与卫星	57
12. “星期五”	62
13. 出海	67
14. 在休养所里	74
15. 妈妈的操心	78
16. 将来干什么?	84
17. 渔人应当善于游泳	89
18. 海鸥可以训练吗?	93
19. 量七次	99
20. 我是个真正的渔人	103

21. “星期五”完蛋了·····	108
22. 喜讯·····	113
23. 我要出海·····	118
24. 我什么也不怕·····	122
25. 竹筴鱼·····	127
26. 云影·····	132
27. 风暴·····	139
28. 岸上新闻·····	146
29. 作客好，在家更好·····	150
30. 科西卡的主意·····	157
31. 阿西克的妈妈焦急不安·····	161
32. 我们可好了——我们留下来！·····	168
33. 看，我们怎么样！·····	178
34. 我捉特务·····	186
35. 海鸥向海上飞去·····	195
36. 我还要回到你身边来的，大海！·····	200

1. 还是个海员呢!

我们乘了很久很久汽车。车窗外的房屋都让我给瞧腻了，我巴望瞧见大海，却老瞧不见。真想问问姥姥，可哪能呢！她呀，只消话匣子一打开，妈妈也罢，海员司机也罢，谁也甭想插上嘴。我估不透她是啥样的人。简直是个小孩儿，全然不象个姥姥，倒象个上了年纪的小姑娘。成天唠叨个没完，不晓得她哪来那么些话，实在难以相信这就是我的姥姥。我妈妈个儿高高的，皮肤黑黑的，可姥姥呢，却矮矮墩墩，白了呱呱的……

开头她冲我们说她哪儿疼呀，多会儿开始疼的呀，随后又抱怨起老爷^①来，说他净泡在海里，连上车站来接我们的工夫都没有。大海也活该倒霉，谁叫它吝啬自个儿那几条鱼呢。

我们的车开到一条平展展的、隐没在花园里的大街上的当儿，姥姥便开始折腾起妈妈来了。她考我妈，一个劲儿地向她问长问短，把她弄得俨然象课堂上的一个小学生，不管怎么用功，答问老得不到五分。妈妈刚开始讲我们乘车的情形，姥姥便问起爸爸的事儿来，妈妈刚一谈到爸爸，姥姥又关心起我们城里的境况来了。

^①指外祖父。——译者

就在这时，司机猛加了一挡，汽车象疯了似地飞奔出了城。于是我瞧见了大海——真真的大海！我当时高兴得大嚷起来：“海！海！海！”

我怎能不嚷呢！它是那么壮美，那么湛蓝，那么辽阔，我连想象都想象不到。可姥姥呢，仿佛早就料到我会嚷起来似的，马上转过身来对我说：

“你瞧，孩子，这就是大海呀。不是别的什么，是大海。嗯，你还有工夫把它瞧个够、在里面洗澡洗个够的。可眼下你顶好告诉我：你上几年级啦？”

我本来要回答她已经上六年级了，可姥姥不等我回答，又接二连三问了我好些个问题：

“你学习怎么样？懒不懒？听不听妈妈的话？跟外面的孩子们打不打架？”

我本来想说我不懒，学习又光得五分，又听妈妈的话，又不跟外面任何人打架，当然罗，如果别人不碰我的话。——可是姥姥呢，没有让我张一下嘴，却又谈起自个儿的事儿来啦：

“啊，如今孩子们也开始长高了！不是小孩儿了，全是逗人爱的宝贝儿。俺村儿里有一大群孩子，象一条条公牛犊，让太阳给晒得黑黢黢的。当然罗，有的孩子有礼貌，性情平和、文静，可有的却象个小暴君，听不进一句逆耳的话……”

大海从眼前消逝了，我们的车在一座座花园和一幢幢用黄贝壳砌成的矮墩墩的房屋中间穿行，直到驶出田野。这当儿，那蓝莹莹的大海又出现在眼前，象一匹闪光的蓝缎铺向远方，与清澈的、有点儿斑白的天空融成一片，使人感到象是来到了天边。

姥姥证实了我的猜想，对妈妈说：

“哎，闺女，你单独住在一个地方，却把俺们这些被扔在天边的人给忘了，而且来也不来啦。俺心里思忖，俺死以前怕是见不到你了。”

我本想告诉她，我们——不管是我，不管是爸爸，不管是妈妈——老早就盘算到她们家去作客了。可我们始终未能如愿，因为爸爸是军官，我们长期寓居在民主德国，眼下又住在白俄罗斯。爸爸指挥坦克。他原来也想和我们一起到海滨来的，可他没有请准假。这时候我忽然记起，她虽说是我亲姥姥、但这类事情也不能对她谈哪。我确信，就是对姥姥也不能泄露军事机密。

这工夫连黑海也被抛在后边去了。我们的车在原野上又奔驰了许久，最后来到一株孤零零的杨树跟前，姥姥蓦地抓住司机的肩膀：

“向左转，亲爱的，就向那岬后转，这很近。这样走咱们很快就能到家……”

然而，出乎意外的是，司机向旁边白了一眼，竟把发动机给熄了火。

“这么说，是进村，老大娘，咱不去……说什么也不去。”

他从牙缝里啐了一口唾沫，然后扭过脸去。

“亲爱的，”姥姥佯促不安起来。“看在上帝的面上吧！只有约莫半俄里路咧，难道你真的不把我们送拢么？俺不会白叫你开的——俺给十个子儿……作小费……”

“就是给一百个子儿咱也不开。您打量我真个想躺到车肚子下面去呀？”

“干嘛要躺下去呢？俺们是赶路哇，亲爱的。”

“您当我们的人没有走过这条路？尽是坑坑洼洼的，老大娘，咱可爬不出来。”

我惋惜地望着司机身上穿的蓝白横条纹的衬衫。不知怎的，我竟替他害臊起来。哼，真是胆小鬼！连坑坑洼洼也怕。还是个海员呢……

我们只得把行李取下来堆放在路边，停下来再打主意。连我那个爱唠叨的姥姥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可司机呢，却点燃了一支烟，狡黠地给妈妈丢了个眼色，随即扬起尘土，向城里飞驶而去。

“嘿，瞧你还是个海员呢！”我朝他背后尖刻地喊了一声，可他当然是听不见的。

我爸爸本来是挺称赞海员的，说他们勇敢，而这个人却连坑洼也怕！

2. 没错儿，这就是大海！

你知道草原有些什么味儿吗？有蒿子味儿，零陵香味儿，还有别的什么味儿。总之，草原能散发出上千种味儿。可在海滨，它散发出的却是海味儿。

我尾随在姥姥和妈妈身后走，时不时地把眼光往黄鼠身上溜。这些小东西真麻俐！有一个小鬼头用后爪蹲着，两眼定定地瞅着你，可你一走近它，它一溜烟就不见踪影了。最要紧的是，四周既无缝、又无洞，仿佛它是让风给刮跑了似的。

要不是这书包，说不准儿我已经把黄鼠洞给找到了呢。妈妈给塞了满满一书包书和练习本。这就是说，我到了海滨也还得念书、写字哩！可她嘴里却老说什么：咱们到海滨去歇夏吧，丹尼亚，去歇夏……其实呢，让你背了那么多书和练习本。你就象骡子一样驮着这个可恨的书包，把肩膀都给磨疼了。你刚打算歇一会儿或是对路边什么东西发生了兴趣，马上就会听见她的声音：

“丹尼亚！走快点儿嘛！懒懒散散地，象个死人似的。”

她们俩倒没什么，一人提一口手提箱和带一个钱包就走啦，不停地走，零陵香也好，蒿子也好，黄鼠也好，在空中盘旋的鹰也好，——身边的一切她们都不理会。

大海隐没在树林后边去了，仿佛它本来就不存在似的。只有海鸥时不时地在地平线上空翱翔，从远处看上去活象一只只猛鸢。

我们沿着原野的一条小道径直朝前走了很久。我心里不由得诅咒起那个海员司机来：倘若坐车不早就找姥姥家了吗？

最后我们来到一道围墙跟前。这围墙挺特殊，是用多小孔的贝壳砌成的。

我想爬上去瞅瞅：墙那边到底是些什么玩意儿，可妈妈不准，真没办法！

终于我们走到两扇高大的、长了锈的铁门口，在便门前停下了。一个老爷爷朝我们走了过来。这是怎样一个老爷爷呀！这种人我还从未见过。大胡子短撇撇的，挺刺人，小胡子老长老长，好象是两把扫帚，可鼻子呢，却象李子一样，

蓝幽幽的。

他闹着玩儿地拦住了我们的路：

“没有二两不让进。”

姥姥生气了：

“你呀，瓦库洛维奇，脑子里只装了个二两。扔掉你那个二两吧，要不然哪，你那鼻子就要变成茄子罗。”

老爷爷绝望地叹了口气。看来，他对自个儿的鼻子早已不再抱什么希望了。因为不管你喝不喝那二两，反正变不白啦。不过，姥姥的话想必对他还是有刺激。他在放我们进便门的时候，已经是另一种口气了：

“这么说，到底等到了。”

“等到了，等到了，瓦库洛维奇。闺女给等来了，小外孙也给等来了。我的心肝来了，我的运气来了……”

“好吧，傍晚我上您家去。当然罗，至少总得请我喝一小杯吧。”

这阵儿我才闹清这个老爷爷并不是我的老爷，心里顿觉轻松了许多。谁愿意让一个酒鬼当自个儿的老爷呢？

我们先是在一条宽阔的林荫道上走，随后拐了个弯儿，上了一条小道。这儿真是美极了。四周的花儿多得使你眼花缭乱。小鸟叽叽地叫。它们的窝大概就在附近什么地方。兴许连雏鸟都已经有了吧？

可我没有来得及细看，姥姥却一个劲儿地催促我：

“走快点儿，小外孙，不然的话，老爷在家等急了会生气的，他还要出海呢。尽管这年头儿捕鱼如同从公羊身上挤奶，白搭，可哪一个渔人愿在岸上呆着呢？不成哪……”

只是在背荫地方，在一张张轻便的折叠床上，我才发现

有些老太婆和妇女，老头子和男人，他们用报纸遮住脸，一声不响地躺着。不知他们是在看报，还是在打盹儿。

“这是疗养院呢，还是休养所？”妈妈问姥姥。

“所，所，闺女。它叫什么来着？老爷子对我讲过，可我没有闹清楚。”

不多一会儿，我们终于到达陡峭的岸边，由于出乎意外，我甚至惊叫了一声：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竟是一片汪洋大海！

高高的天空，几乎就在头顶上，挂着一轮亮闪闪的红日，海里映着闪烁不定的阳光，仿佛是金灿灿的小蝴蝶的翅膀在那儿抖动。一条条白晃晃的、皎洁如镜的波带把整个大海弄得斑驳陆离。海面象天空一样湛蓝，不，比天空还蓝哩。

一架不宽的木梯伸向海岸。我们顺着梯子很快地到了下面的村儿里，来到一条狭窄的街道上。街道两旁是一些不大的渔民的住房，葡萄树和洋槐一片葱绿。这儿散发出鱼腥味儿及潮乎乎的渔网和海水味儿。

一群孩子用一种好奇的目光透过篱笆打量着我们。两只狗在我们身后吠叫：一只是小黑狗，额上有一个白点；另一只是牧羊犬。有一个顽皮孩子唆使这两只狗来咬我，说：

“图济克！列克斯！咬他，咬！”

看来，这两只狗并不特别想碰我。它们汪汪直叫，但怕走拢来。

我们总算走拢了姥姥家门口。刚一跨进篱笆门，姥姥两手举起轻轻一拍，说道：

“我就知道嘛！他已经溜了，出海了。让他哪怕多等一

分钟他也不会干的。这是什么人哪？什么恶魔呀？”

“得啦，”妈妈央求说。“他该去上班才是。”

看来，我妈既同情老爷，又同情姥姥。

“是啊，他该，他什么都该！”

我们走过小院儿，来到一个更小的凉台上。刚把行李放在地上，便从海上传来一个如雷的噪音：

“喂——！你好哇，奥克桑娜！”

这是老爷在跟妈妈打招呼了。

我朝海上望去，那儿有只小船，马达哒哒地响，船尾的海水在汹涌，翻泡沫。小船正中是我的老爷：身材高大，胡子拉碴的，头上戴顶宽檐帽子。他站在船上不住地挥手：

“回头见，丹尼亚！”

“您好，老爷！”我向海上喊道。

我喊得太大了，把海鸥吓得展翅向空中飞去。

“我傍晚回来！”从海上送来老爷的声音。

“你要回来呀，老爷！”

小船渐渐开走了，于是我赶忙脱下背心和长裤，撒腿向海边跑去。

3. 相 识

大海在沉睡，完全象人似的，胸脯一起一伏，不时轻柔地、懒懒地打几声呼噜。仿佛只要向它大喝一声，它就会马上醒来似的。

然而这只不过是感觉罢了。大海在沉睡的时候，无论什